

皇朝藩部要略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四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厄魯特要略六

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挈全部歸順舍稜從之。抵伊犁。渥巴錫者敦囉布喇什子也。先是有輝特者最微。初隸杜爾伯特。後土爾扈特徙俄羅斯境。與準噶爾絕。準噶爾別以輝特爲四衛拉特之一。大軍定準噶爾。

四衛拉特自杜爾伯特外悉以叛就滅土爾扈特道遠雖修貢未內屬

上不欲勤遠略索舍稜不獲仍聽之至是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稜等率其部眾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

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棄舊游牧挈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

覲以伸積誠尋渥巴錫等先後至伊犁將軍伊勒圖等

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

上卽命參贊大臣舒赫德馳往泄其事。因代伊勒圖爲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餼贍。授之牧地。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錫宴賚。封爵秩。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先是內大臣安泰偵知土爾扈特內附。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

上卽諭其偕渥巴錫等至。

避暑山莊朝謁。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自底定準噶爾以來。築城安屯。如中國郡縣。土爾扈特復來歸。隸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衆。盡

撫有之。

御製詩紀其盛。詩曰：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頒恩應博施。舍稜逃復返。彼亦合無辭。衛拉特相忌。攜孥往海濱。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弗受將爲盜。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駕幸木蘭。次伊綿峪。渥巴錫率所部至。其部頭目白默們圖曰：額默根烏巴什曰：拜濟瑚曰：伯爾哈什哈曰：策伯克多爾濟曰：阿克薩哈勒曰：巴木巴爾曰：奇布騰曰：沙喇扣肯和碩特部人曰：恭格曰：雅蘭丕勒曰：諾海曰：

巴雅爾拉瑚未詳自何時徙俄羅斯境。並從渥巴錫來歸。廷臣議舍稜負罪竄。不可信。且當追論前罪。不宜與諸台吉同納其降。

上以舍稜既棄俄羅斯而至。必不敢爲難。若拒之。將窮無所歸。且新降諸台吉。或滋疑懼。俟來朝執而罪之。非所以示信遠人。

詔宥舍稜罪。與渥巴錫等同入覲行幄。上親以蒙古語垂詢渥巴錫俾伸悃狀。賜章服。

詔仍稱汗。泣其眾。

賜號卓哩克圖。授札薩克。

賜章服。易所被繒罽。舍稜至。稽首請罪。

上宥之。伊綿峪舊名布祜圖昂阿。前以受綽羅斯台吉
噶爾藏多爾濟等降。

詔賜此名。取會歸義也。已而哈薩克布魯特使皆迎謁
其地。至是復受渥巴錫等朝。

御製詩紀之。有類已全歸衆蒙古。峪徵嘉兆信伊綿之
句。旋

蹕避暑山莊。

賜宴萬樹園。及溥仁寺。

命設鐘宴觀火戲。

優賚白金文綺諸品器有差。

諭曰土爾扈特台吉等以俄羅斯風氣迥殊且奔走疆場不遑休息因慕我國家尊崇黃教及撫御降番仁化誠心歸順跋涉遠道甚屬可嘉自當錫予封爵以示渥澤。

詔分新舊二部各設札薩克曰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以渥巴錫領之稱汗如故諸台吉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曰青色特啟勒圖新土爾扈特部以舍稜領之封郡王別授貝子一復命工圖

其形藏

武成殿巴木巴爾者。卽雍正九年入藏台吉多爾濟之孫也。從渥巴錫來歸。抵伊犁病。長子車凌德勒克亦病。次子達木拜札爾桑入覲。奏臣父巴木巴爾語。臣曾祖多爾濟入貢赴藏歸。誦

天朝恩示

頒賜物。臣曾祖稽首。更謂臣祖羅卜藏曰。我等遠夷蒙恩若此。盍內附。因挈屬行。次策木河。哈薩克兵驟至。懼不敢進。仍歸額濟勒河。今蒙如天之福。臣等得爲僕屬。恨不令臣曾祖多爾濟。臣祖羅卜藏見之。臣父臣兄又

以疾不獲就道。故先遣臣至。

上嘉其誠。

詔封巴木巴爾多羅郡王。賜號畢錫呀勒圖。授札薩克。子車凌德勒克及達木拜札爾桑各授一等台吉。明年巴木巴爾病瘳入覲。

賚章服銀幣有加。并圖其形藏之。和碩特部人並授貝勒貝子台吉諸爵號。惟不封親王。

賜盟名巴圖色特啟勒圖時。

山莊布達拉廟落成。

上以土爾扈特部素崇黃教。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二二
詔渥巴錫等往瞻禮與法會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曰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巴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

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阿勒布坦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珠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

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稜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稜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旣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旣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偵籌儲。

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卽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杜爾伯特車稜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車凌等之後。遂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

操先券。

閱後成。愜

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荅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起邊釁。蓋舍稜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旣至近界。驅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築新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

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眾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况體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舊傳土爾扈特部自阿玉奇汗始徙牧俄羅斯。雖所部使亦以是爲辭。至是渥巴錫等來朝。

上詢所部顛末。奏阿玉奇曾祖曰和鄂爾勒克。與巴圖爾琿台吉修怨。徙牧俄羅斯之額濟勒河。迄阿玉奇已越四傳。

上以傳聞異辭。

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略記其始祖所自出並

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尋

遣渥巴錫等歸伊犁

御製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曰歸降歸順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爲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爲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歸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以遠人嚮化攜孳孳屬而來

其意甚誠。而其阡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爲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爲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眾。凍餒疴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維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

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哩剛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闕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庚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疋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費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備恩禮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

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爲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

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爲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

皇祖矜其窮阨。

命尙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狗石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

敕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一
生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札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惟朕體

皇祖之心爲心法

皇祖之事爲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爲之籌畫無弗詳調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距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衆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

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生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全部眾咸識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先是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烏巴什。游牧克爾齊斯。與舍稜識比歸來。授札薩克親王爵。至是以年班入覲。扈

蹕行圍。舍稜見之。握手懽語。移時。誓世爲

天朝臣僕。

三十七年。

賜諸札薩克牧地。貝勒默們圖。

賜牧晶河以伊犁將軍兼轄之汗渥巴錫貝子恭坦輔
國公拜濟瑚台吉伯爾哈什哈

賜牧齊爾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台吉奇哩布阿克薩哈
勒

賜牧和博克薩哩以塔爾巴哈台大臣轄之郡王巴木
巴爾貝子奇布騰

賜牧濟爾哈朗以庫爾喀喇烏蘇大臣轄之皆爲舊土
爾扈特郡王舍稜貝子沙喇扣貝

賜牧布勒罕河以喀喇沙爾大臣轄之爲新土爾扈特
舊土爾扈特皆和鄂爾勒克裔新土爾扈特皆衛亥察

布察齊裔也。統聽伊犁將軍節制。和碩特貝勒恭格貝子布顏楚克台吉諾海巴雅爾拉瑚等並

賜收珠勒都斯亦以喀喇沙爾大臣轄之。恭格諾海巴雅爾拉瑚皆都爾格齊諾顏第三子多爾濟之裔。布顏楚克者雅蘭丕勒子也。爲都爾格齊諾顏第四子額爾克岱青鄂克綽特布之裔。巴木巴爾將歸牧。復請遣喇嘛沙喇布等赴唐古特禮達賴喇嘛

允之。

三十八年。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獻野鹿。新土爾扈特副盟長沙喇扣肯獻白鷹。

上並製詩紀之

三十九年。三等待衛阿思哈。護視土爾扈特游牧。受代還。攜渥巴錫所貢匙。又匕首。以獻。先是渥巴錫獻七寶刀。及金錯刀。稱其曾祖阿玉奇。自洪豁爾得之。洪豁爾界鄰俄羅斯。在哈薩克西北。自昔未通中國。故不隸職方。產精鐵及良馬。阿玉奇游牧額齊勒河。嘗往來洪豁爾。因得其刀。以爲佩。令子孫世守。渥巴錫以獻。且告世爲

天朝臣僕。繼自今無甲兵患也。及阿思哈還。復函匙。又及匕首各一。乞阿思哈齎貢。

上嘉其誠。後先所獻物。各製詩紀之。是年渥巴錫卒。
諭曰。渥巴錫自歸誠以來。感激朕恩。諸事俱極恭順。辨
理游牧事宜。頗爲盡心。邇聞患病。朕意不過偶疾。可冀
速痊。今遽溘逝。深爲軫恤。所有渥巴錫汗爵號。著令其
長子策琳納木札勒承襲。

四十年。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以年班入
覲。先是策伯克多爾濟獻金削刀。及色爾克斯所產馬。
色爾克斯者。洪谿爾屬部也。

詔育上駟院。

駕幸木蘭行圍。

御之果良驥。

賜名曰寶吉駒列。

御廐八駿之一。至是復獻其祖阿玉奇所服剛甲。蓋世守物也。

上嘉其誠。後先所獻物。各製詩紀之。定默們圖。晶河牧。爲舊土爾扈特部西路。車凌德克勒濟爾哈朗牧。爲舊土爾扈特部東路。以策伯克多爾濟和博克薩哩牧。爲舊土爾扈特北路。策琳納木札勒齊爾牧。爲舊土爾扈特部南路。各授盟長。

賜札薩克及盟長印。車凌德勒克巴木巴爾子策琳納

木札勒渥巴錫子也。和碩特貝勒恭格亦授盟長。轄所部眾。

賜札薩克及盟長印。沙喇扣冒來朝。扈

蹕木蘭行圍。次額爾袞溝。蒙古謂寬爲額爾袞。其地平敞。故名。每歲蒙古札薩克等扈

駕至此。輒進宴。陳詐馬什榜諸戲。時大軍剿促浸逆番。克賊巢勒烏圍。捷奏至。沙喇扣冒等將進宴。集和門外。舞蹈稱慶。

詔以額爾袞巴雅爾溝名其地。蒙古謂喜爲巴雅爾。誌慶也。

四十一年朝正杜爾伯特王車凌烏巴什先因避痘歸誠二十餘載不敢至內地至是已出痘入覲京師賜宴紫光閣

命進酒御前上元夕

詔觀燈火

御製詩紀之有厄魯近多出痘者也敎元夕賞皇州之句

四十四年舊土爾扈特東路盟長車凌德勒克聞班禪額爾德尼將以祝

釐入覲奏請詣京師瞻禮

允之。

四十六年。

諭曰。阿喇布坦以來降功。封郡王爵。其子車稜旺布色布騰旺布相繼承襲。後因色布騰旺布無嗣。以其養子朋素克降襲。札薩克固山貝子。復因朋素克不稱。札薩克職。以固山貝子原品休致。令伊長子納木札勒承襲。其札薩克固山貝子爵。著加恩。令世襲罔替。

詔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督兵五百。赴蘭州。隨大軍剿薩拉爾。逆回於華林寺冬。哈薩克收雪甚。馬羣逸入土爾扈特境者二百餘。布延圖親王奇哩布屬人獲

之匿不報。哈薩克居伊犁北境。先是以所部地寒。乞冬時收馬。南近伊犁。

詔允之。而令司事者徵收馬百取一。至是奇哩布察所屬獲馬狀。治匿者罪。遣使告守汛侍衛。以逸馬歸哈薩克。斃者償之。駐塔爾巴哈台大臣惠齡疏聞。

諭嘉其守法奉公。

賜幣獎之。

四十七年

諭曰。車凌烏巴什初封郡王。繼而平定伊犁。晉封札薩克和碩親王。自歸誠以來。鈐束所屬。恪慎供職。且在御

前行走有年著加恩令札薩克和碩親王爵世襲罔替四十八年理藩院議居京師之厄魯特貝子富爾納候出缺時降等襲爵

諭曰富爾納之祖達瓦齊原係準噶爾大台吉平定準噶爾時將伊擒獲朕特加恩封爲親王迨伊身故其長子羅卜札降等承襲郡王乃并不安分守法以故議罪革職達瓦齊次子富塔喜降等承襲貝勒又復懶惰猥鄙續行革職以羅卜札子富爾納降等承襲貝子出缺後自應依議降等但念達瓦齊乃承襲準噶爾大台吉之人若令由貝子遞降世爵朕心寔爲不忍著加恩將

富爾納現襲貝子爵。俾子世襲罔替。尋

詔諸部札薩克咸世襲罔替。

四十九年授阿拉善親王旺沁班巴爾寧夏副都統。抵任聞石峰堡底店逆回驟起。選駐防滿兵及阿拉善兵馳赴大軍剿賊。

諭嘉之敘績。

詔自擇其弟以名聞。旺沁班巴爾遣弟瑪哈巴拉及雲丹策登入覲。

詔授瑪哈巴拉公品級一等台吉。旺沁班巴爾羅卜藏多爾濟長子也。初尙郡君。授固山額駙。郡君卒復尙縣。

主授多羅額駙。四十四年。授公品級一等台吉。
命御前行走。

賞雙眼孔雀翎。黃馬褂。四十八年。襲爵。有內地奸民劉通等。集眾千餘。赴瑚圖斯拉。私開金礦。且賂土爾扈特郡王舍稜。屬額爾齊斯雅拉拜等。給駝馬爲助。烏魯木齊都統海祿聞之。以兵往。檄所部助弋。奸民就擒。上以瑚圖斯拉。逼舍稜牧。

詔永遠封禁。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十五

前史官壽陽

祁韻士

纂

寶山

毛嶽生

編次

江陰

宋景昌

校寫

平定

張穆

覆審

回部要略一

回部不詳其世系。大部二。曰哈密回部。曰吐魯番回部。二部錯居西域。以天方爲祖國。或城郭處。或逐水草徙。稱花門種。相傳祖瑪哈麻教。以事天爲本。重殺。不食犬豕肉。嘗以白布蒙頭。故稱曰纏頭回。又稱曰白帽回。回

人自呼白帽曰達斯塔爾。別有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諸族。然以纏頭回爲著。

順治三年。吐魯番蘇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濟汗。遣都督瑪薩朗琥伯峯等。奉表貢。

詔京師會同館及蘭州予市。以官役監。勿市熟鐵與軍器。違者罪。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國。隔絕二百八十餘載。今得幸而復合。豈非天平爾等誠能恪修貢職。時來朝賀。大貢小貢。悉如舊例。則恩自有加。豈有忽忘之理。爾國所受有明敕印。可遣使

送來。以便裁酌。授爾封爵。蘇勒檀者。猶蒙古稱汗。明成化時。酋號如之。

四年。甘肅巡撫張尙奏。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及齊勒蒙古衛都督永柱等。明末入貢。值寇掠。敕印。羈肅州。今赴臣所乞糧。願效忠

天朝。

詔納之。

六年。河西逆回丁國棟等。煽哈密及吐魯番部。掠內地民。僞立哈密巴拜汗子土倫泰爲王。據肅州。叛集纏頭回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漢回等數千。分置都督。大軍

討之。抵肅州。擊斬哈密頭目塔什蘭。吐魯番頭目哈什克伽。及纏頭漢回四百餘級。以雲梯夜薄城。奪門入。斬土倫泰及纏頭漢回二千餘。賊壘垣拒墮之。擒丁國棟。斬哈密僞都督和卓哈資。纏頭回僞都督琥伯峯。哈拉回僞都督茂什爾瑪密。輝和爾僞都督瑞瑚哩。僞左都督帖密卜喇。紅帽回僞右都督恩克默特等。遂閉嘉峪關。絕使貢。

八年。回日克拜至嘉峪關。稱哈密使請通貢。甘肅提督張勇責盡歸內地乃可。

十年。吐魯番使穆蘇喇瑪察帕克等。叩關請貢。表署蘇

勒檀賽伊特汗勇弗許責之如哈密。

十二年克拜齋葉爾羌表獻內地民十五人以拜城產
嘛罕諸地使從表署阿布都喇汗勇斥不盡歸內地民
且詰表署異前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魯番葉爾羌長皆
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葉爾羌卒已久有子九長卽
阿布都喇汗居葉爾羌次卽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
魯番先二年卒次蘇勒檀賽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
哈密以得罪

天朝故爲葉爾羌長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
次瑪哈默特蘇勒檀居帕力次沙汗居庫車次早死次

伊思瑪業勒居阿克蘇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闐前葉爾羌汗遣其弟自吐魯番請貢故表稱吐魯番汗名今以葉爾羌汗爲昆弟長故表稱葉爾羌汗名察歸內地民百五十爲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所掠存者僅十五人謹以獻小國不諳大體歸易表逾期乃獲至請卽納貢上嘉其誠詔納之時青海台吉袞布憾葉爾羌嘗奪其屬將以兵襲貢使偵甘肅巡撫周文燬徙貢使入甘州且嚴備乃遁

十三年貢使至京初議遣十八人入

覲請益乃定額三十人從者三百留肅州請給糧賞川

陝總督金礪奏前明羈縻外番多陋習吐魯番貪無厭入貢輒攜四五百人詭稱質孥不以歸牟利內地潛通哈密以故甘肅五郡回眾日多致滋前變今雖悔罪通貢然初至輒多攜男婦喋索糧物若仍聽留內地久將滋患

上可其奏

賜諸回貢使宴賞額獨峯駝四給緞絹各十二西馬一千斤給絹二百餘物各給緞絹有差貢使分五等一等給緞絹各五襲衣一餘以次減尋遣歸仍

賜敕曰。爾諸番早識時數。貢賦惟謹。今又遣使入貢。誠篤之意。實可嘉悅。念爾國遠隔山河。跋涉不易。宜酬賞賚。用勸忠誠。今遣歸來使。特賜爾緞三百三十八疋。絹七百二十疋。以昭寵錫之意。自此以後。著五年一次進貢。貢使入關。不得過百人。不許攜帶婦女。進京人數。止許三十人。餘留住甘肅。俟來京進貢人歸。一齊出關。不得久留內地。所帶貨物。許在京會同館。照例互市。毋得沿途借端遷延滋擾。其進貢馬匹。止大馬四匹。蒙古馬十五匹。此外不許多貢。用昭朕優恤遠人之意。

康熙十二年。吐魯番使烏魯和卓等至。貢西馬四。蒙古

馬十五。璞玉千斤。表稱。馮木特賽。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奏臣國向以方物入貢。聞

天朝統一寰區。私冀

恩寵。過故明。貢物視舊增蒙

諭。貢期馬額。臣國亂不獲如期。嗣仍前例。或別定額。惟命。

諭吐魯番道遠。貢艱。嗣令自璞馬外。餘物免進。

十八年。張勇謀噶爾丹。襲哈密。以聞。

詔設備邊汛。噶爾丹懼不至。時噶爾丹牧阿爾台。兄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牧博囉塔拉。哈密居其間。畏準噶

爾威強事之吐魯番亦服屬於策妄阿喇布坦

二十年吐魯番使伊思喇木和卓等貢璞馬如前額表
署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
什汗奏

天朝居極東吐魯番居極西道遠請

賜恤

詔免貢馬

二十五年復遣使烏魯和卓至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
蘇賚滿汗業謹守疆界向風殊切今特遣獻方物向入
貢頭目所攜僕從多留駐甘肅後漸析寓西甯請遣歸

使臣使往來。

詔察吐魯番屬無居西甯者遣使歸

諭所部知之。

三十二年。

遣理藩院員外郎馬迪至博羅塔拉。

頒賚策妄阿喇布坦道哈密有厄魯特叛賊罕都羅卜藏額琳沁者自準噶爾來降尋叛竄偕噶爾丹屬人以兵五百戕馬迪掠駝馬遁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問之給迪從者糧騎護歸嘉峪關。

上以罪在噶爾丹。

詔弗問哈密。尋以哈密鄰塞境。賊乘虛警。或不及備。詔昭武將軍郎坦屯甘肅。會軍所擒纏頭回卒。以噶爾丹徙科布多。三遣使乞糧。哈密告郎坦請剿噶爾丹及哈密。

遣護軍統領蘇丹等往議。尋奏郎坦議大軍屯甘肅。噶爾丹必不敢越哈密。若聽耕牧久。將爲邊患。應於年內運糧至嘉峪關。來春設站固壘。酌留兵哈密。以大軍進科布多。倘噶爾丹由科布多遁。大軍歸哈密。取禾平城。絕準噶爾所恃產。蘇丹等議噶爾丹無定牧。大軍趨科布多。或不相值。哈密隸噶爾丹久。遠剿之。非所以體。

好生之仁。請釋回卒歸。給糧騎。檄所部知。

朝廷德意。

詔如蘇丹等議。

三十四年。大軍議征噶爾丹。先是噶爾丹強。脇吐魯番。爲己屬。策妄阿喇布坦與構怨。攜父僧格舊臣七人。走吐魯番。尋徙和博克薩哩。吐魯番爲策妄阿喇布坦屬。至是刑部尙書圖納請檄吐魯番。令知罪祇及噶爾丹。勿驚懼。

詔允之。

三十五年。噶爾丹爲大軍敗遁。集所屬。私議取糧哈密。

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布隆吉爾巴里坤塔勒納沁都爾博勒津諸路。值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使奉降表至嘉峪關。

遣告所部曰。噶爾丹若竄爾境。其擒獻。否則以告。倘私給噶爾丹糧騎。或助之他適。爾降表不足信矣。噶爾丹以虐哈密故懼。襲已。且聞大軍嚴備。不果赴。葉爾羌汗阿卜都賽伊特自軍所降。告葉爾羌有兵二萬。吐魯番有兵五千。請攜孥赴吐魯番。宣布

聖德。借策妄阿喇布坦擒獻噶爾丹。

上憫其情。遣歸。額貝都拉遣納林伯克貢駝馬。表曰。臣

白帽族奉貢日久。

天使至臣所。噶爾丹以兵戕害。臣不能護脫。恐不睦。臣者。謂臣與逆謀。

上卽天也。違天者必受殃。厄魯特數徙牧。或肆掠。已卽竄。臣城郭居焉。敢爲逆。大軍旣敗。噶爾丹。

諭哈密勿藪逆。額貝都拉遣使納林伯克。奏偵噶爾丹至。當擒獻。

上嘉其恭順。

賜章服貂冠金帶。而是時噶爾丹遣圖克齊霍什哈達。什哩鄂靡克圖霍什哈等。貸糧哈密。復齋書通問桑克。

拉什呼圖克圖曼殊呼圖克圖和碩齊台吉博貝等乞
援族台吉袞占妻諾觀達拉遣達爾漢宰桑挈屬從噶
爾丹復令其乳母子丹津札卜俄羅岱達爾札及子色
布騰巴爾珠爾乳母之父暉特和碩齊從色布騰巴爾
珠爾獵巴里坤額貝都拉遣長子郭帕伯克以兵三百
擒之

三十六年額貝都拉遣次子白奇伯克械獻噶爾丹屬
表曰臣擒噶爾丹子及其屬厄魯特必深讐臣哈密危
懼

詔賜額貝都拉及郭帕伯克章服銀幣白奇伯克如之

從者給白金文綺有差。

詔厄魯特部諸台吉弗擾哈密。時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嘉峪關外。額貝都拉告曰。哈密地小而貧。厄魯特竄至者。眾力不能俘。馬復多瘠。請驅令出境。阿南達曰。爾當體

聖天子好生之仁。善養之。需軍事。戴待

詔以行。時策妄阿喇布坦數遣使哈密。索噶爾丹子。檄以所收厄魯特眾歸吐魯番。且詰哈密內附故。額貝都拉語曰。我誠附

天朝。非迫而然也。策妄阿喇布坦拘其使。額貝都拉亟

遣告曰。策妄阿喇布坦將復索取厄魯特。不給將興戎。詔已賜檄。勿懼。索者至。勿擅給。未幾。噶爾丹自殺。其族子丹濟拉攜噶爾丹骸走哈密。掠畜遁濟木薩。額貝都拉以告。

遣使往招之。丹濟拉畏策妄阿喇布坦。馳奔哈密。額貝都拉迎入城。給糧騎。遣郭帕伯克護至。旣表請

頒敕印。賜旗纛。令吐魯番葉爾羌聞而知榮。矢世保疆。圍以報。且以哈密民酌置肅州。爲朝覲往來便。貢使至肅州。令得乘驛入都。

上嘉其忠誠。

詔以額貝都拉爲一等札薩克仍達爾漢號

賜敕印及銀幣并給紅纛子郭帕伯克爲二等伯克協理旗務率所部百人屯肅州貢使乘驛額十五人白奇伯克如郭帕伯克職

三十七年

遣官赴哈密編旗隊設管旗章京叅領佐領驍騎校各員肅州別設佐領一復以哈密市甘肅便

詔勿禁

三十九年哈密偵哈薩克布魯特讐策妄阿喇布坦將興兵爭喀什噶爾以告

詔不時偵奏。尋策妄阿喇布坦憾哈密擒獻噶爾丹子。故掠其屬。赴市吐魯番者。

詔責策妄阿拉布坦罪。準噶爾怨哈密益甚。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二千襲哈密城。掠城北寨五。我駐防兵二百。率回卒奮擊。斬九十級。擒三人。賊退屯城南。聞肅州援兵至。乃遁。

頒賜銀萬五千。及粟米牛羊。贍其眾。有佐領色拍爾者。以準噶爾俘獻。告秋將復來襲。

獎賜章服銀幣。

諭曰。哈密編設佐領。無異內地。安可置之不問。其議大

軍進剿事宜。西安將軍席柱奏吐魯番鄰哈密且準噶爾要隘當先取之。沿途設站運米屯兵。巴里坤布隆吉爾侯馬壯由哈密北大山後烏蘭烏蘇進開展。取吐魯番。傳檄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協剿策妄阿喇布坦。

命大軍屯巴里坤防禦。俟明年進剿吐魯番。

詔運糧貯哈密。以肅州佐領爲導。額敏復墾塔勒納沁田。歲輸青稞助軍。額敏郭帕伯克長子襲札薩克一等達爾漢。

五十五年議暫停進兵。富甯安奏哈密屬之布魯爾圖古哩克接壤地。并巴里坤都爾博勒津哈拉烏蘇及西

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皆可耕地請募兵興屯。

上可其奏散秩大臣祁里德奏俟來年由巴里坤剿吐魯番乘勢取珠勒都斯地。

諭軍所大臣定議。

五十六年靖逆將軍富甯安請遣巴里坤兵分擊烏魯本齊及吐魯番。

諭曰大兵前進攻取吐魯番地招撫之卽與哈密相類旣入國家版圖自不得不善爲保護若襲擊兵勢稍弱準噶爾擁眾援吐魯番或吐魯番有變志彼時不能守。

視必將得而復失。著軍前大臣詳加籌議。富甯安尋奏大兵抵吐魯番。視易攻易守。乃取之。否則襲擊而還。諭嚴設備。富甯安以兵抵烏魯木齊。擒賽因塔喇諸邑。回人百餘。振旅而還。

五十八年。富甯安奏。巴里坤至哈密站。舊各置馬。準噶爾使及降人至。並乘巴里坤站馬至哈密。又自哈密札薩克所撥馬送布隆吉爾。今歸附者眾。馬不能給。請於巴里坤站增馬五十。哈密站增馬八十。

從之。

五十九年。散秩大臣阿喇納以兵赴闕。展魯克沁吐魯

番諸城檄諭曰。大兵征準噶爾。非仇爾也。若不速決計。將破爾城。悔無及矣。回眾乃乞降。納畜械各五百餘。撫其眾。以總管沙克札拍爾頭目阿克蘇勒坦等歸。別有吐魯番頭目曰阿濟斯和卓者。不卽降。走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授之兵。脇吐魯番數千戶。徙喀喇沙爾。中脫歸者千餘戶。聚魯克沁城。推托克托瑪木特爲總管。還拒準噶爾兵。魯克沁者。吐魯番大阿璉額敏和卓族居處也。大軍旋。準噶爾脇徙喀喇沙爾。固拒之。與托克托瑪木特遣使告內附。數乞援軍。

六十年。議政大臣等請令富甯安統大軍。屯烏蘭烏蘇。

別選兵取吐魯番得地卽以兵守。會吐魯番回人阿喇布坦等抵富甯安軍。訴回眾不堪準噶爾虐約內附。且獻所獲準噶爾甲。請大軍赴援。

論曰。策妄阿喇布坦既不能徙回人赴喀喇沙爾。又不能護衛準噶爾。足見萬不能敵我軍。此機斷不可失。今收復吐魯番。若不守視。恐自準噶爾來歸者。回人妄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著富甯安簡兵一千。赴吐魯番收納降回。留兵駐視。回人等歸降於我。與準噶爾世成仇敵。卽係我民。巴里坤距吐魯番止六百里。如策妄阿喇布坦率眾侵擾。我師往援。爲途不遠。富甯安豫飭回人。

於我師尚未抵境時。若有準噶爾使及逃人至。萬物隱匿。侵犯。卽行解送。時準噶爾博斯和勒額穆齊。宰桑以兵襲吐魯番。托克托瑪木特等告急。撫遠大將軍允禩。偕富甯安等議。大軍進剿。準噶爾必竄。留兵少無濟。多則糧運艱。不留兵。魯克沁回眾數萬。必乞內徙。不收撫。師旋後。恐厄魯特乘之。收撫恐無以資口食。徙屯哈密。地狹不足給。徙布隆吉爾達里圖沙磧。難行。且喀喇沙爾諸城。邇吐魯番。大軍至。相繼降。必請留兵駐護。以故不卽進。

上申命之。乃遣阿喇納以兵二千。馳援吐魯番。副都統

莊圖穆克登各督兵二千繼之。別以兵八千屯鄂隆吉科舍圖色畢特伊勒布爾和碩路爲應。阿喇納抵吐魯番。遇準噶爾賊二千餘。迎擊之。賊棄騎走。俘斬百餘。詔興屯吐魯番。遣哈密回民助役。

六十一年。廷臣議遣巴里坤兵五千。赴吐魯番築城墾地。輓糧守汛。防禦準噶爾賊。

雍正二年。吐魯番納屯糧五千餘石。嗣歲報獲數以贏計。

三年。撤大兵還。

諭曰。策妄阿喇布坦乞和。請給吐魯番地。朕因諭將從。

前內附諸酋長徙入內地。據將軍穆克登奏吐魯番回眾共萬餘。若但徙首領數人。不遷所屬。生計必致艱窘。且伊所屬回人。願內徙者甚眾。朕思瓜州河州地甚寬廣。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往者。可卽給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諾爾回人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者。從所部酋長至。不願者仍留本處。大軍之屯吐魯番也。羅卜諾爾頭目固爾班等至。請以喀喇和卓喀喇庫勒邑千餘眾內附。羅卜諾爾鄰吐魯番爲巨澤。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境水六十餘匯之。回眾習水居。稱不便徙內地。詔聽之。闕展魯克沁吐魯番諸城回眾願徙者六百五

十餘戶頭日托克托瑪木特率至

詔給駝馬廬帳其留處魯克沁者尙萬數以額敏和卓轄之

四年安置回眾肅州金塔寺威魯堡諸地以托克托瑪木特爲總管王大臣等議駐防哈密兵止五百準噶爾賊或乘間盜駝馬請撥安西鎮標兵五百往仍留嘉峪關至哈密軍站備不虞

詔如議理藩院奏哈密來朝廩給限四旬叅佐領等給緞布有差

五年

諭哈密札薩克額敏曰。額敏自軍興以來。輸忱效力。率所部人等屯耕助餉。甚屬可嘉。著晉封鎮國公。

六年。托克托瑪木特與闡展頭目伊特勒和卓。以違言故搏斃。川陝總督岳鍾琪遣諭曰。爾等久爲準噶爾虐蒙

恩內徙。今因私忿輒爭。若仍聚處。恐相激生變。必視內地律治罪。爾等走留惟便。回眾謝罪。固請留。

諭嗣勿妄滋釁。違者論死。

七年。額敏來朝。晉封固山貝子。

優賚遣歸。甯遠大將軍岳鍾琪統大軍。復屯巴里坤。議

犁哈密及塔喇納沁地

八年岳鍾琪私遣使赴吐魯番載軍糧被譴入

覲準噶爾襲汎盜駝馬總兵樊廷等馳擊之敗遁哈密
新墾地獲青稞六千四百石嗣歲給穀種五百石秋納
糧五千石每石給銀一兩岳鍾琪奏額敏勤屯田務
獎賜銀幣

九年岳鍾琪謀哈密屬漏師準噶爾且導掠巴里坤駝
馬以告

論曰哈密雖不可信然亦當諒其苦情久遭準噶爾凌
虐恨之入骨畏之如虎或偶通信於賊不過爲將來自

全計我軍固不可不加意隄防。然亦不可使有疑懼心。大軍力能庇護哈密。哈密自不爲賊所用矣。護理甯遠大將軍紀成斌。偵準噶爾侵吐魯番。遣兵赴援。

諭責之曰。紀成斌聞賊侵吐魯番。遣樊廷等統兵四千往援。實爲錯繆。從前採買吐魯番糧石。本應給與運價。令其自送軍營。計不出此。遣官兵發駝馬遠行運送。致啓賊心。去冬逆夷猖獗。後猶不將運糧弁兵撤回。此則疏忽之甚者也。惟是朕以怙冒萬方爲心。若坐視吐魯番被寇侵掠。而不爲之籌畫保護。朕心實所不忍。前會降旨。吐魯番眾若畏懼準噶爾。卽移向近地居住。是以

托克托瑪木特帶領之人移駐近邊者皆享安甯之福。可再行曉諭回人等。倘自量力不能敵。不妨仍爲移避之計。朕當從厚賞給行資。使之得所。若此番曉諭後。伊等仍復觀望不至。則賊人再來侵掠時。聽伊等自爲計。我軍不復往護之矣。

命甫下。樊廷兵抵吐魯番。準噶爾遁。師還。準噶爾復來。龔吐魯番乞援師。不復遣。

諭曰。準噶爾賊侵吐魯番。徒欲疲勞我士馬。故爲此出沒詭計。朕聞紀成斌奏。卽嚴戒申飭。賊人未見我師。果潛遁無蹤矣。賊之狡獪如此。是以諭令吐魯番人眾商。

酌遷徙暫避之計。蓋欲善爲保全。以俟大軍凱旋。共享昇平福也。今準噶爾復侵吐魯番。大營未曾發兵前往。朕思賊人若仍以千餘眾侵掠吐魯番。彼地城垣兵力。自足捍禦。倘賊復傾眾至。吐魯番力不能支。朕心有所不忍。况伊等前次感恩望濟之言。甚爲懇切。朕又有令其遷移暫避之旨。料賊人必知之。倘乘其遷移之際。而侵害劫掠。吐魯番人因遵旨而受累。尤朕心所惻然者。也。著岳鍾琪酌視應否往援。變通辦理。不必固執前說。至賊眾去後。吐魯番回有情願遷移者。又如何沿途防護。不受賊人劫奪侵掠。著岳鍾琪悉心經理。會肅州威

魯堡回民告飢

諭曰前因準噶爾肆虐吐魯番回民畏其侵掠有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爲安置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得所頃聞在肅州居住回民等田瘠水少收成歉薄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著署陝甘總督查郎阿酌定加恩撫恤事宜卽以諭吐魯番移駐內地回民知之岳鍾琪尋奏偵準噶爾圍魯克沁請率兵三千馳進賊遁卽駐吐魯番

諭曰朕恐準噶爾賊以大力侵吐魯番伊等不能抵敵爲其所困已降旨令岳鍾琪酌量發兵應援若果確有

所見卽應遣兵速往吐魯番。乃阿穆爾護喀喇沙爾兩路關鍵。旣駐我軍。將來築城烏魯木齊時。呼吸相應。賊人不敢襲我軍後。况我軍正欲進攻準噶爾賊。若賊果以大眾犯吐魯番。我軍不勞遠行。可以殄滅。亦爲善策。爾其悉心籌議。鍾琪奏遣總兵張元佐率兵三千赴吐魯番。別以兵六千屯塔呼。及洮賚隘。準噶爾賊圍魯克沁。額敏和卓閉城伺間擊賊。退而至者三。皆創之。越四旬餘不下。復以木梯三百攻喀喇和卓。回眾拒斬五百餘級。賊聞大軍將至。棄甲械竄。

上以準噶爾數擾吐魯番。雖失利。將復增眾至。我軍往

援不值。誤自取糧。吐魯番始致進退兩失。

飭責岳鍾琪罪。準噶爾尋侵吐魯番。副將王廷瑞等擊斬二百餘賊遁。

諭曰。此次幸獲小勝。不足爲喜。朕更爲吐魯番憂之。賊人屢被吐魯番敗創。懷恨益深。必復以大眾報復。可速傳諭吐魯番眾。嗣後賊人來犯。但當堅守城池。不可迎戰。若魯克沁一城。可容回民人眾。則令防守官兵堅守一城。如一城不能容住多人。可別住相近之喀喇和卓等處。將馬匹牧畜收歸城中。豫貯芻薪。以備應用。賊眾若分兵來圍。彼此固守。堅壁清野。俾賊無所施其伎倆。

且有大軍襲其後。奪取馬匹。坐致疲斃。自必遠遁。然亦不可追逐。賊眾長於技射。吐魯番回民。十不及一。若固守城垣。以拒敵。賊人亦不及回民十之一。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萬全無弊道也。凡事當持重慎靜爲之。但能保護吐魯番城眾。其功勝殺賊多矣。

十年。噶爾丹策凌遣將色布騰車凌納木札勒等。由烏克克嶺。西喇呼魯蘇。分兵襲哈密及塔勒納沁。札薩克額敏簡健卒。設伏城外禦之。馳岳鍾琪軍乞援。鍾琪檄總兵曹勦。趣暉魯圖達巴罕二堡。復慮賊由庫塔圖岡。爾庫勒窳北山。檄副將軍石雲倬。設伏巴罕恩度爾。署

鎮海將軍卓釐設伏察罕春集副將軍常賚赴烏克克嶺截賊竄路曹勳軍抵二堡遇賊五千餘奮擊之賊由烏克克嶺越塔呼納呼遁。

諭曰哈密被賊侵擾回民并力抵禦甚屬可嘉聞其城外牧放牲畜一時不及收回者被賊盜去雖據報賊遁後仍將牲畜奪回但恐遺失倒斃者已多朕心深爲軫念其遺失牲畜之頭目回民等著賞銀萬兩守城禦賊者著賞銀五千兩按名分給其擒獲賊人者優加賞賚務令均沾恩澤噶爾丹策凌遣宰桑額爾克得松犯喀喇和卓參將劉炎等屢擊之賊敗走護理甯遠大將軍

印務張廣泗奏吐魯番孤懸一隅舊設駐防兵八千自運糧兵五百外分屯各邑而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三邑逼賊營請撤兵歸魯克沁喀喇和卓闢展英格四邑并令喀喇和卓諸邑回眾聚魯克沁絕賊窺伺志

從之時北路軍大敗準噶爾於額爾德尼昭賊創甚不敢復襲西路

諭曰賊人於北路大創後力量衰弱不能復侵擾吐魯番回民乘此遷移似屬應行朕思回民誠心內向屢挫賊鋒甚屬可嘉而冬月寒令之時倉皇竄徙又甚可憫除在途加意防護外伊等至日務須安置妥協重加賞

賚出其望外。使老幼男婦咸慶得所。不可爲愛惜錢糧。起見。致負遠人內附之心也。尋吐魯番頭目額敏和卓率回眾就道。

上聞之。諭曰。吐魯番遠在邊境外。距巴里坤軍營尙有七八百里。易爲賊所窺伺。我師難以庇護。朕以仁愛爲心。是以聽其自便。不强令歸順。我朝致賊人侵擾。乃前歲岳鍾琪並未奏聞。直以已意遣官領帶駝隻。又前往採買米石。致啟賊人侵擾。額敏和卓與回眾等誠心歸順我朝。奮拒賊兵。上年賊眾三次圍攻。回眾與官兵并力抵禦。不但全城無恙。且出不意乘間擊刺。屢挫賊鋒。

忠勇之氣甚屬可嘉。然賊夷狡獪無常。時以侵擾吐魯番。爲疲敝我師計。是以議徙爾等近邊。以避賊人侵害。朕念爾等內徙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又恐男婦老幼。行役寒苦。屢降諭旨。俟至日善爲安置。務令人人得所。數月以來。朕無時不以爾等安土重遷。縈繫於心也。今聞陸續啓行。羣情踴躍。朕心甚爲欣慰。因思年來爾等屢遇強寇。未遭戕害。嗣此安居樂土。世受我朝恩庇。此皆爾等忠誠感格上天。寵錫福佑之明徵也。著授額敏和卓爲札薩克輔國公。其餘有應加恩賞授官職。俟大將軍查奏到日。再降諭旨。已而吐魯番回眾屯塔勒。

納沁。張廣泗以內徙回眾屯留塔勒納沁地。奏請就地安置。

諭曰。塔勒納沁無屋居。回民何以棲身。朕念哈密地煖。城外五堡等處。爲哈密回民舊住地。若將吐魯番回民。暫行安置過冬。令哈密札薩克。轉飭本地回民。就近照視。似爲有益。哈密回民。果能使之得所。朕必將札薩克。及回民等。優加重賞。查郎阿奏請安置肅州王子莊。

諭曰。回民輸城向化。自應選給水土饒衍。氣候和煦之地。俾得安業樂居。肅州王子莊。水泉甚少。亦不敷耕種。朕思瓜州地土肥饒。水泉滋潤。氣候亦和。與吐魯番回

民原駐地。風景相似。且現在開墾地。甚爲寬闊。庶足資
回民耕牧。由塔勒納沁遷至瓜州。地不甚遠。可免跋涉
勞著。署陝甘總督劉於義。將吐魯番回眾。安置瓜州。其
築堡建屋。給賜口糧牛具穀種各事宜。著查郎阿自軍
營遣武職大員。先赴瓜州。會同悉心妥辦。并遣官護視
回眾。

十一年。查郎阿奏吐魯番自塔勒納沁徙瓜州。凡八千
一十三口。

詔廩給如初。至額。勿議減額。敏和卓視內地官祿。支稷
米。尋定所部頭目功次。一等給正千戶。二等給副千戶。

三等正百戶。四等副百戶。各頒號紙。置瓜州。十二年。哈密部獻可耕地之錯軍營屯田者。

上以哈密皆國土。且爲纏頭回族世耕地。不忍別置民人。而其地錯官田。不便聽民兵互耕。

詔別給地畝銀兩。及牛具穀種償之。

十三年。撤大軍還。王大臣等議設駐防哈密及巴里坤兵。各二千。查郎阿奏哈密巴里坤路隔南山大坂。兩地各留兵二千。聲息難驟通。請簡兵三千。屯哈密西三堡。沙棗泉東北塔勒納沁。并有城堡。各屯兵千。又哈密地熱。不便牧馬。請令每年耕種後。酌遣哈密兵千。沙棗泉

塔勒納沁兵各五百。放牧昭莫多。呼濟爾古沙山子鹿心山等處。設汛烏爾圖哈達伊克恩都爾鄂什希地方。牧廠。俟秋撤還。又哈密南山大坂。爲北路屏藩。應分兵二百屯盤道。設汛鹿心山松樹塘烏蘭特爾木斯畢柳大坂等處。烏克克嶺爲三堡。沙棗泉要隘。應分兵二百屯烏克克嶺上堡。設汛索大堡白楊溝羊堡錫喇諾爾等處。塔勒納沁河源爲塔勒納沁小口。應分兵二百屯河源小堡。設汛莫艾舒魯遜大坂等處。別簡兵五千屯齊勒靖逆柳溝布隆吉爾橋灣五處。設汛馬蓮井子東星星峽西互爲守望。

從之。

乾隆元年額敏奏興師來哈密歲納屯糧計二萬七千五百石已支用萬八千餘石今巴里坤軍撤請屯耕如故。

詔賜幣來年免納糧給種地回民銀萬兩。

二年定吐魯番來朝廩給限四旬札薩克視喀爾喀輔國公正千戶視佐領副千戶而下視驍騎校。

六年大學士查郎阿奏哈密駐防兵請屯塔勒納沁賽巴什達哩雅三堡各三百哈密城千二百。

詔允。

七年署川陝總督馬蘭泰奏塔勒納沁非衝地三堡爲哈密要隘通準噶爾居五堡中請撤塔勒納沁兵三百歸三堡

從之

十一年安西提督李繩武奏哈密三堡西南錫喇諾爾通魯克沁及闢展路舊設汎以乏水草議撤準噶爾或潛越其地請仍設汎兵守望又巴達什地爲哈密札薩克牧廠西北二十餘里爲畢柳大坂路通喀喇沙爾請設汎令烏拉台巴達什聲息相通

詔廷議奏錫喇諾爾汎設官兵二回兵三畢柳大坂汎

設官兵三回兵二

從之。哈密札薩克玉素卜請供官馬芻茭簡卒助守允之。玉素卜額敏長子襲札薩克鎮國公。

十三年

諭曰。肅州金塔寺安置吐魯番回眾人。有不服水土。至生計艱窘者。百餘戶。經大臣等議奏。請徙哈密。令種地。居此項回眾。向被準噶爾凌虐。願徙入內地。迄今二十餘年。因水土異宜。積畜者少。窘迫者多。若將伊等徙於他處。究恐生計有損。哈密吐魯番雖部落多殊。其教則一。性情相宜。且哈密貝子玉素卜。自伊曾祖額貝都勒

達爾漢伯克以來數世受國恩澤竭力報效奮勉急公
教養所屬之人亦宜妥協現在哈密地方尙有可耕餘
地著將安置金塔寺回眾交貝子玉素卜併入伊所屬
旗分佐領加意撫恤令新舊回眾和睦如一給地耕種
俾久不致失所卽以諭札薩克貝子玉素卜知之

十七年授額敏和卓長子素賚璫三等伯克

十八年

諭曰哈密所屬賽巴達什哩雅等處屯田前給回人耕
種所交穀石以四分交官六分給與回人今聞伊等生
計稍艱著加恩將每年所獲穀石全行賞給不必交官

十九年。

遣官赴瓜州編旗隊置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各員如哈密例。

二十年大軍征準噶爾瓜州回兵三百并哈密所部兵從抵伊犁達瓦齊由格登竄踰庫魯克嶺定北將軍班第遣使分道索檄烏什回人霍集斯設哨諸嶺隘霍集斯偵達瓦齊將赴喀什噶爾伏兵烏什城外待遣弟攜酒及馬給迎屬人薩里衷甲從視達瓦齊至趨控馬達瓦齊將引弓射薩里以刀斷其弦達瓦齊子羅卜札自後馳至刀擊薩里膊者三薩里傷固控之伏發達瓦齊

及子并從者七十餘。悉就擒。馳遣使告。以兵二百監之。行遇大軍。往取者於穆素爾嶺。以獻。霍集斯將自伊犁入。

覲其兄阿卜都伯克。告葉爾羌喀什噶爾將偕包沁希卜察克眾。襲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回城。請遣舊和卓子歸。舊和卓子曰阿哈瑪特。爲派罕帕爾裔。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準噶爾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齋恨死。子二。長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羈阿巴噶斯。大軍至。乃釋之。將軍班第遵。

旨遣霍集斯偕布拉泥敦歸撫葉爾羌諸城。而霍集斯

私謁副將軍阿睦爾撒納請俟葉爾羌喀什噶爾就撫以已爲回部長班第密疏劾之。

諭曰此但因阿睦爾撒納爲將軍且恐其總統準部耳勿過慮尋阿睦爾撒納叛。

詔遣額敏和卓赴阿克蘇宣

諭協擒額敏和卓帶領回兵直抵伊犁甚屬奮勉今復派伊所屬兵丁前赴阿克蘇城著加恩封鎮國公所部民優給裝資已而謀阿睦爾撒納竄博囉塔拉詔停赴阿克蘇又遣和碩特輔國公納噶察等齎

敕宣諭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等曰爾原係吐魯番舊

屬今年春大軍平定伊犁。達瓦齊逃往爾游牧。爾能擒獲及其眷屬。解赴軍前。將軍大臣等奏報。朕已加恩賞賚。又定於明年入覲。再沛殊恩。今逆賊阿睦爾撒納。妄思并吞諸部。畏罪潛逃。朕已命將窮追。爾雖不必派兵協剿。但須豫飭游牧。伺察防守。若阿睦爾撒納逃竄至爾游牧時。擒獲解送。朕必重加爵賞。霍集斯父阿濟斯和卓。爲吐魯番頭目。準噶爾脇徙喀喇沙爾。復自喀喇沙爾徙烏什。因名烏什曰圖爾瑞。與吐魯番音近。其屬邑多以吐魯番邑名之。阿濟斯和卓死。葬阿克蘇。霍集斯嗣居烏什。號圖爾瑞。阿奇木伯克兄阿卜都伯克弟。

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至是霍集斯佐大軍平定準噶爾和什克鄂對色提卜阿勒氏噶岱默特等皆迎降和什克和闐人初爲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隸準噶爾大軍既定準噶爾遣布拉呢敦自伊犁歸和什克借諸伯克不納聞我軍至乃迎入鄂對世居庫車準噶爾脇徙伊犁居河北固勒札色提卜阿勒氏烏什人舊爲拜城伯克準噶爾脇徙伊犁噶岱默特烏什人初爲拜城阿奇木伯克並隸屬準噶爾聞達瓦齊擒皆來歸初軍興時軍機大臣秦吐魯番舊係內地俟準噶爾定察獲頭目安置之併遣瓜州札薩克歸

報可定邊右副將軍薩拉爾奏遣瓜州札薩克佐領愛
特瑪特齋檄招吐魯番有伯克莽噶里克者遣使納戶
籍四百餘

頒賜貂冠朝珠莽噶里克率回兵百五十將赴薩拉爾
軍道遇布爾古特賊掠駝馬不達而返復偕弟阿里呢
咱爾集兵七千餘就道迎定西將軍永常軍降納戶籍
千餘永常遣莽噶里克歸牧阿里尼咱爾赴薩拉爾軍
莽噶里克祖瑪爾占楚克父圖默爾庫濟世居吐魯番
爲總管莽噶里克嗣稱達爾漢伯克有綽羅斯台吉噶
爾藏多爾濟輝特台吉巴雅爾者準噶爾屬游牧額琳

哈畢爾噶鄰吐魯番聞大軍至請降巴雅爾以乏畜產告永常遣赴吐魯番耕牧檄莽噶里克給穀種大軍尋抵伊犁定北將軍班第奏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爲元太祖裔居喀喇沙爾應遣歸吐魯番轄舊屬至瓜州回眾請遣官護歸魯克沁軍機大臣議奏額敏和卓徙歸邇吐魯番頭目牧恐不相安俟勘界定乃議徙達瓦齊旣就擒撤瓜州兵歸尋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莽蘇爾不獲歸吐魯番偕弟哈什木走葉爾羌後大軍定逆回霍集占亂乃獲之以歸

詔授一等台吉隸蒙古正白旗

二十一年。布拉呢敦弟霍集。占自伊犁集兵。敗阿睦爾撒納。

詔納噶察勿赴阿克蘇。布拉呢敦霍集。占尋據葉爾羌。喀什噶爾叛。自稱大小和卓。

諭哈密部曰。哈密生齒日繁。準噶爾全部底定。哈密屬邑。德都摩垓。圖古哩克地。不必復設汛哨。其仍給回民爲世業。薩拉爾自伊犁歸吐魯番。莽噶里克迎告曰。噶爾藏多爾濟等盟。俟擒阿睦爾撒納。將以子諾爾布琳。爲轄四衛拉特。抗

天朝師。薩拉爾以聞。

詔勿遠聽回人言。滋疑慮。尋陝甘總督黃廷桂獻額敏和卓繪吐魯番圖。奏吐魯番不復有蒙古裔。瓜州回民願歸故土。請視舊納準噶爾賦爲貢額。

詔俟厄魯特靖乃徒復。

諭曰。伊等進方物。若原係噶爾丹策凌之人。今伊犁既定。自應充作貢賦。如係噶爾藏多爾濟及巴雅爾等所屬。此番遷回故土。應仍歸伊等管轄。方爲允協。已而阿睦爾撒納竄哈薩克。

詔徙瓜州回眾歸魯克沁。莽噶里克請偕弟額什里木子呢雅斯入覲。

詔留視牧。以子弟一人代。莽噶里克遣子白和卓至。且請視額敏和卓例。編置旗隊。

允之。授公爵。軍機大臣議。秦吐魯番東界自闐展至喀喇和卓。令額敏和卓轄。西界自伊拉里克至阿斯塔克。合莽噶里克轄。又額敏和卓請給麥種千石。俟來歲倍納租。自第三年始。每年納四千石。莽噶里克如之。應各酌賞示勵。又額敏和卓請設汎札里布拉克塔呼。納呼齊克塔木闐展五邑。每汎兵五馬十。請莽噶里克并設汎伊拉里克諸邑。

從之。未幾噶爾藏多爾濟以巴雅爾叛告。齊夏將軍和

起攜索倫兵百往剿。檄額敏和卓莽噶里克兵集闕展。而噶勒雜特宰桑哈薩克錫喇布魯古特台吉呢瑪陰。應巴雅爾詭以兵千五百會和起望兵至。疑之。遣莽噶里克往偵。莽噶里克給曰。我兵也。逾時呢瑪等操戈前。莽噶里克自後譟和起偕從兵百死之。將擒額敏和卓。莽噶里克謂厄魯特眾曰。此回人也。乃釋歸魯克沁。莽噶里克旋召之不赴。遣告變。

諭曰。額敏和卓係輸誠最久之人。感激厚恩。遣人報信。朕甚嘉予。伊身在賊中。實深軫念。現在甫從瓜州遷至彼處。諸務未經整理。豈有擒賊之力。如能誘擒莽噶里

克固屬甚善。俟奏凱後，其地交伊管轄。倘力有不能，惟將駐劄地方，嚴加防範，靜俟內地大兵前往，即可勘定。額敏和卓尋遣子素賚璠至哈密，稱固禦賊，乞大軍援。哈密札薩克貝子玉素卜以聞。

諭曰：額敏和卓拒賊固守，甚可嘉予。著加恩封授貝子。其子素賚璠著賞給公品級，以示獎勵。安西提督傅魁著選兵五百，帶同素賚璠馳赴額敏和卓游牧，應援。倘兵力不足，卽著額敏和卓帶領屬人同傅魁回至哈密。俟大兵到彼，再行辦理。會白和卓入覲，旋抵哈密。玉素卜偕副將祖雲龍議擒之。達書額敏和卓合決剿賊計。

獎賜幣復

詔簡所部兵三百。援吐魯番。謀者尋以噶爾藏多爾濟及從子札納噶爾布叛附呢瑪召莽噶里克。莽噶里克不從。且遣兵助額敏和卓告。

諭駐防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曰。此不過伊子白和卓未歸。謬爲恭順之狀。未可輕信。已令傅魁領兵會同額敏和卓密商辦理。仍著傳諭傅魁。俟見莽噶里克時。卽諭知伊子現在肅州。并未加罪。伊或親赴肅州。卽行解京。候朕辦理。

二十二年春。

諭曰。前降旨令傅魁領兵擒拏莽噶里克後。留兵駐吐魯番。俟大兵至。進剿厄魯特逆賊。今思莽噶里克就擒之後。其地卽給額敏和卓管轄。留兵在彼守候大兵。尙須時日。額敏和卓轉不無供應兵丁之費。非所以示體恤。著駐劄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等。飭知額敏和卓。如辦理莽噶里克事竣。會同伊所屬回人力。足以擒剿巴雅爾。卽令其同傅魁領兵辦理。否則卽將內地兵全行撤回。不必在彼駐劄。倘額敏和卓懇請留兵一二百名。以爲聲援。亦從其便。傅魁兵次鹽池。莽噶里克攜厄魯特俘一。馘十二。迎告曰。厄魯特虐我甚。我子入覲。

不卽歸。以故擒獻厄魯特賊。且將迎我子。傅魁欲張討賊功。遂不執獻。磔莽噶里克及從者十九人。詭稱道遇莽噶里克。擊斬三十三級。

上以賊迎赴我軍。且從者寡。不俘獻。反聚殲之。必詐。

詔械傅魁至。廷訊。悉欺罔狀。予辟。宥白和卓罪。自吐魯番取其妻默里克及弟托克托納咱爾等至。隸蒙古正白旗。後白和卓任三等待衛。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莽噶里克既死。額敏和卓自魯克沁馳赴吐魯番。擒斬其從逆宰桑十餘人。

詔徙居吐魯番。兼轄莽噶里克屬戶五百餘。請遣子素

賚瑞入覲謝

賜爵恩

詔馳驛至會逆回霍集占詭使入覲額敏和卓遵

旨將遣屬赴葉爾羌書示莽噶里克獲罪誅吐魯番歸
已轄故令霍集占悔罪內附以噶爾藏多爾濟等不果
往大軍剿之敗遁其屬回沙呼里唐噶塔爾等攜戶百
餘走魯克沁

詔隸吐魯番札薩克

諭曰伊等久爲噶爾藏多爾濟屬倘有潛通噶爾藏多
爾濟之事乘間逃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俱未可定著

額敏和卓加意防範。如尙屬安靜。卽令其種地謀生。形迹稍有可疑。卽奏聞請旨辦理。有沙拉斯瑪呼斯者。準噶爾二十四鄂拓克之二也。居喀喇沙爾之海杜河西。以庫爾勒伯克托克托鄰牧掠之。托克托挈弟阿卜都賚子色提克由羅卜諾爾走吐魯番。請內附。授散秩大臣。秩二品。其屬瑪木特托爾岱。尋攜庫爾勒眾百餘至。詔隸吐魯番。有潛遁者。誅之。秋。以逆回霍集占布拉呢敦叛。據葉爾羌喀什噶爾。議遣大兵討之。

諭額敏和卓曰。布拉呢敦霍集占二賊。前被準噶爾囚繫。朕特加恩。俾仍領舊部。乃負恩黨逆。戕害我副都統。

阿敏道其罪必不可追。然皆二賊狡謀。其脇從回眾。尙屬可宥。爾受朕厚恩。且係回部族望。爲眾所信。若能設計誘擒。或使回眾離心。執獻二賊。更可不勞師旅。爾卽酌量辦理。若必需用兵若干。應於何時進剿。爾卽據所見密奏。額敏和卓密疏賊情形至。

諭嘉之。授領隊大臣。時喀喇沙爾之沙拉斯瑪呼斯等賊。以徙牧叛遁。額敏和卓遵

諭遣謀喀喇沙爾。復以俟謀至。遣兵恐不及期。自率兵赴托克遜以待。

獎協機宜。賜幣復。

諭曰。明歲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時。雖有將軍大臣。而回部情形。爾所熟悉。將命爾參贊軍務。在前隊行走。爾其益體朕恩。實心奮勉。以奏膚功。永膺懋賞。額敏和卓偵喀喇沙爾無賊蹤。遣謀呼魯木什和羅。復自請從戶部侍郎阿里袞軍剿賊。

詔賜貝勒品級。廩給視參贊大臣。額敏和卓從阿里袞由阿思罕布拉克和什特勒克路。擒瑪哈沁二百餘於塔木順和爾納木噶。復馳赴呼魯木什和羅。將抵旬色嶺。謀賊誘戕。我都統滿福。遁哈喇和落。尾擊之。賊絕嶺道走庫車。阿里袞屯庫爾勒。額敏和卓屯哈喇和落。遣

使檄索之不達。

二十三年春。玉素卜請以所部兵從大軍效力。

詔授領隊大臣。

諭曰。玉素卜係回部望族。今聞辦理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情願率兵效力。深可嘉獎。著照所請。同雅爾哈善額敏和卓前往。所有應得分例。照蒙古貝子例給賞。回兵照綠旗兵丁例給賞。果能奮勉剿賊。朕將格外施恩。會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奏。俟取庫車烏什阿克蘇等城。以從軍之庫車伯克鄂對等駐其地。

諭曰。回人性情。雖不同厄魯特。而近年與厄魯特雜處。

不免漸染習氣。未可深信。取庫車等城後。伯克鄂對等亦不當專令看守。其聽玉素卜節制。

授額敏和卓參贊大臣。從雅爾哈善剿賊。

詔雅爾哈善偵霍集斯。若仍居圖爾璦。傳示之曰。爾等從前將達瓦齊擒獻。係有功之人。

皇上卽施恩賞賚。尙欲陸續加恩。因辦理厄魯特等無暇。今厄魯特俱已平定。領兵前來。專爲問兩和卓罪。與爾等無涉。爾等惟誠心效順。自必永承恩澤。額敏和卓將進兵庫車。偵沙拉斯等賊。由庫車遁葉爾羌。復自哈喇和落旋兵呼爾塔克路。剿瑪哈沁。馬疲乃返。

申命歸吐魯番。偕雅爾哈善定議。視貝勒秩。設長史護衛司儀等員。復

諭雅爾哈善資額敏和卓謀。勿岐視。且令酌以回兵。從如數。減綠旗兵額。易給糧騎。額敏和卓偵霍集斯仍舊居烏什。告雅爾哈善曰。霍集斯勢埒爾和卓。若遣使往間。或成功速。雅爾哈善以聞。不署額敏和卓名。

諭曰。招撫伯克霍集斯等。頗合機宜。但額敏和卓既爲參贊大臣。卽應列名同奏。勿存分別見。又

諭以大軍抵烏什。霍集斯自必歸誠。夏四月

授額敏和卓多羅貝勒。仍兼參贊大臣。

諭曰。進取回部。自可立奏膚功。但擒獲逆酋後。仍令選本處伯克。令其辦事。伊等俱係新附。恐一時難知賢否。且伊犁駐兵屯田。關係甚重。亦宜豫爲籌畫。從前伊犁田畝。皆回人耕種。今俟回城平定。卽將回人酌量遷移。與綠營兵錯處。額敏和卓係回部望族。應同將軍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嫻習。主客相安。再回吐魯番。方爲有益。至一切進剿機宜。額敏和卓頗屬實心效力。嗣後益加奮勉。策勳懋賞。朕將疊沛殊恩。五月。大軍分道進剿。有嗎哈沁。自庫爾勒路。掠解軍鉛藥。上以庫爾勒距吐魯番近。

詔素賚璫攜兵駐清臺路。額敏和卓以回兵從雅爾哈善抵庫車城。戶部侍郎阿里袞剿沙拉斯瑪呼斯賊。兵亦抵羅卜諾爾。羅卜諾爾舊有戶二千餘。內附後不卽徙。準噶爾虐其眾。因奔徙阿克蘇多倫諸城。存者六百餘。聞大軍擒達瓦齊。遣使貢鶴。抵吐魯番。值莽噶里克叛不達。至是伯克哈什哈呢雅斯呼里等獻戶籍請降。阿里袞慰令暫隸吐魯番轄。雅爾哈善兵驟進。賊自堞施礮。額敏和卓傷右額。退誓曰。我受

聖恩厚。必舍身力戰。奏至。

頒賜御用佩飾銀千兩。

諭曰。朕因額敏和卓老成諳練。故命其參贊軍務。并非欲伊身在行間。親當矢石也。今聞奮勇得傷。深為軫念。嗣後惟盡心協力。相機辦理。不可冒險攻戰。致有疏虞。復

飭責雅爾哈善曰。豈有同為大臣。而聽其捨身攻戰。不行勸阻之理。尋額敏和卓額痊。射諭降書入庫車城。賊不應。逆黨阿卜都克勒木自阿克蘇來援。額敏和卓玉素卜等敗之。

獎賜御用佩飾。霍集占親攜兵五千餘。援庫車。復大敗之。獲其纛二。額敏和卓識為霍集占纛也。沙雅爾舊回

城伯克瑪哈默第遣子阿三和卓乞降告霍集占已入庫車而遁額敏和卓以雅爾哈善不設備故錄狀聞先是議以額敏和卓從定邊將軍兆惠赴沙拉伯勒剿厄魯特逸賊次及逆回。

諭曰額敏和卓熟悉回部情形人亦果毅兆惠務宜優待以收其益尋議分道進兵額敏和卓奏自沙拉伯克取道巴達勒達喀什噶爾取道穆素爾嶺達阿克蘇然皆險徑別有間道臣遣使赴兆惠軍爲導

詔兆惠俟剿厄魯特靖移師赴回部或不及可詢額敏和卓審屯要隘防霍集占等竄至是

飭責雅爾哈善縱賊罪。以兆惠代將其軍。復

諭曰。額敏和卓係回人。雖與雅爾哈善不同。亦不得謂無過。念其素能出力。姑從寬貸。用觀後效。卽在兆惠隊內行走。庫車伯克鄂對初從雅爾哈善軍。

授散秩大臣。

賜孔雀領。時逆黨阿卜都克勒木爲庫車阿奇木伯克。鄂對戚屬殲焉。大軍抵庫車。鄂對以世居悉形勝。告副都統順德訥。兵屯城外林中。賊至不敢爭。閉城旬餘。鄂對告雅爾哈善曰。庫車城甚固。請設雲梯絕水道困之。且必將有援至。城東南達庫爾喀喇沙爾路。可無虞。

北達賽哩木有沙勒達朗鄂斯克伯什二隘。遣健卒塞以石。賊必不能越。西達沙雅爾有鄂根河水。盛可乘舟至。東由雅哈托和鼐托木羅克達賽哩木諸城。請兵備焉。雅爾哈善遣防各隘。阿卜都克勒木弟阿卜都哈里克挈賊二千餘。襲托木羅克路。擊敗之。

諭曰。鄂對熟悉要隘。豫籌防範。現在有攻克回城。可卽授爲伯克。復以霍集占攜賊五千餘。自鄂根河抵庫車。爲我軍所敗。

詔賜鄂對及子鄂斯璜銀幣。時霍集占已入庫車。我軍不知。翼日。賊啓門出抗。鄂對請以兵屯鄂根河。遏賊竄。

路雅爾哈善不從。霍集占逸。乃克庫車鄂對以子鄂斯
璠偕伊勒噶爾伯克等理庫車務。領沙雅爾。而自率兵
赴阿克蘇。兆惠代雅爾哈善察鄂對可任事。疏請授阿
克蘇阿奇木伯克。以舊伯克頗拉特巴巴克等佐之。秋
軍校瑚圖禮俘賊黨阿里至。

上詢悉雅爾哈善不善用羣策狀。

旨慰額敏和卓。賜三眼孔雀翎。賽哩木沙雅爾回人乞
降。玉素卜撫其眾。攜徙軍營近地。願留者以戶籍獻。八
月。克庫車雅爾哈善令玉素卜駐其地。進兵阿克蘇。阿
克蘇亦降。兆惠檄玉素卜駐阿克蘇。遂進烏什。招霍集

斯降復檄玉素卜駐烏什冬以察哈爾總管敏珠爾代
素資瑞歸復

諭辦理屯田侍郎永貴酌給所部牧畜俾得盡力耕作
大軍抵葉爾羌逆賊抗於喀喇烏蘇額敏和卓等固拒
之所屬護衛錫丕呢雅斯等並奮擊被傷時駐烏什兵
僅二百五十餘玉素卜檄阿克蘇兵五百赴烏什防變
復謀徵布魯特兵攻喀什噶爾分葉爾羌賊勢聞烏魯
特特穆爾居烏什爲布魯特屬

詔給糧馬茶幣令侍衛布占泰攜往烏魯特等欣躍就
道

諭曰玉素卜辦理軍營駐守烏什俱能悉心奮勉甚屬
可嘉著加恩賜給貝勒品級復以輸駝馬助阿克蘇援
喀喇烏蘇兵

詔如值給并

賜額敏和卓郡王品級紅寶石頂四團龍服錫丕呢雅
斯等並

賜翎頂兆惠之進兵葉爾羌也遣鄂對偕侍衛噶布舒
齊凌札卜等赴和闐六城抵額里齊伯克等以城獻哈
喇哈什玉隴哈什塔克齊爾拉克雅爾諸城間之相繼
降鄂對令諸伯克使奉書赴葉爾羌軍而自以書達阿

克蘇其妻居阿克蘇城。輸布及裘助駐防兵。

詔授鄂對內大臣。而賊眾抗大軍於喀喇烏蘇。和闐軍書再不達。鄂對將往援。偵賊襲和闐。遣使馳告阿克蘇。參贊大臣舒赫德集諸路兵分援。喀喇烏蘇和闐鄂對妻以馬百助軍。鄂對復以和闐集兵千。備羊及糗爲禦賊計。

諭曰。鄂對自隨軍以來。諸事奮勉。此次尤徵誠悃。著加恩賞給公品級。旣而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等往來額里齊哈喇哈什間。鄂對檄伯克等固拒。書六城伯克名及戶畜數達阿克蘇。援兵至。遣赴諸城。賊復布僞檄。脇眾。

鄂對再遣使告阿克蘇以兵寡遣卒二百往援鄂對妻
偕伯克等合屬五十人齎糧從鄂對檄諸城曰大兵將
至可固待時參贊大臣舒赫德自阿克蘇以兵赴援喀
喇烏蘇道遇降者托克托默特詰爲霍集斯弟阿卜都
里木屬告霍集占乞和軍門額敏和卓偕兆惠議斥小
醜安敢以和爲辭

上聞而嘉之

詔賜御用佩飾蓋至是凡三錫矣先是布拉呢敦自伊
犁歸善霍集斯及阿卜都伯克倚任之霍集占萌逆謀
懼霍集斯族強或圖已析其昆弟子姓居各城以霍集

斯爲和闐伯克其長子漢咱帕爾爲烏什伯克以阿卜都伯克爲葉爾羌伯克其子阿布薩塔爾爲阿克蘇伯克行兵則攜以從霍集斯畏威強附之及大軍圍庫車霍集占往援入其城令霍集斯駐阿克蘇以待已復由庫車走阿克蘇將徙眾赴烏什阿克蘇閉城不納乃令霍集斯及阿布薩塔爾脇城外數百戶走烏什霍集斯陰約烏什諸頭目延霍集占入飲而縛之霍集占疑詐霍集斯請自召烏什眾徙喀什噶爾甫入城以兵拒霍集占懼逃大軍克庫車兆惠代雅爾哈善爲將軍進抵阿克蘇值霍集斯及子漢咱帕爾居烏什馳檄召降軍

繼進抵哲爾格哲克霍集斯遣次子呼岱巴爾氏獻降書翼日軍抵烏什霍集斯迎謁納戶籍五千口二萬餘兆惠慰諭之詰進兵道霍集斯曰烏什赴喀什噶爾徑險且霍集占必由葉爾羌遁往溫都斯坦喀喇土伯特巴達克山諸部卽竄喀什噶爾而布魯特安集延與之仇必不敢經其地大軍往取葉爾羌擒之易兆惠因偕諸將定議赴葉爾羌霍集斯請從軍以子漠咱帕爾入覲遣從弟額敏都霍什提卜齋檄赴葉爾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

詔封公品級

賜雙眼孔雀翎紅寶石頂裘服佩飾。

諭曰霍集斯有擒獻達瓦齊之功。今又歸誠畫策。深爲嘉悅。若能擒獲霍集占。必晉加爵賞。至從賊人內有霍集斯之兄姪。此時若自拔來歸。應加恩賞。卽後時降附。亦爲寬貸。而霍集占以霍集斯內附。禁阿卜都伯克父子及其戚族。揚稱霍集斯雖降。已被戮。

上聞之。諭曰。霍集占以伯克霍集斯被殺。飾詞惑眾。自應明白曉示。或令回眾。目覩至霍集占將阿卜都伯克等拘禁。可見霍集斯從前降附之心甚誠。著兆惠傳旨撫慰。仍加恩賞。緞六端。軍營一切事宜。向伊商辦。以收

其用大軍抵葉爾羌。霍集斯告曰：賊建臺各城隅，望我軍至，輒施礮，逼臺及城，皆坎地設伏，當謹備之。以故我攻城兵無少損。霍集斯復厲從卒擊賊。

諭曰：霍集斯甫經歸順，卽率屬奮勉，殊可嘉尚，著加恩封固山貝子品級，復以其族阿里木、摩羅和卓等擊賊被傷。

獎賜翎頂，旣而逆賊抗大軍於喀喇烏蘇，霍集斯等固拒之，賊不敢逼我壘。

詔晉封固山貝子，加貝勒品級。

賜四團龍服。有薩拉阿琿者，居葉爾羌，其弟穆遜阿琿

居烏什霍集占遣賊黨阿卜都克勒木由阿克蘇達穆遜阿琿爲我軍擒呼岱巴爾氏禁穆遜阿琿戚屬告烏什眾勿驚懼

諭曰呼岱巴爾氏之父霍集斯效力軍營伊復通曉事體深用嘉悅著加恩授爲內大臣賞戴孔雀翎會漠咱帕爾至京

召覲於乾清宮

賜公品級

賚冠服